

路

远

小

说

精

选

集

色的狂想 · 原野

路远 ····· 著



远方出版社

路远小说精选集

色的狂想 · 原野

路远 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色的狂想:原野/路远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555-1032-1

I. ①色… II. ①路…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4650 号

色的狂想·原野

SE DE KUANGXIANG YUANYE

作 者	路 远
总 策 划	苏那嘎
绘 画	王忠仁
责任编辑	董美鲜 刘向武
责任校对	奥丽雅
封面设计	高月雅
版式设计	韩 芳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0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呼和浩特市圣堂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字 数	285 千
印 张	19.5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1032-1
定 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褐衣人	... 1
黑乐园	... 86
青盐垛	... 163
紫太阳	... 217
后 记	... 302

褐衣人

原载《当代》

选载《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

原名《神汉》

——据说这种神秘而恐怖的职业早已失传绝迹，但我却怀疑它仍可能在民间秘密流传……

上 篇

1.

樊雪儿躺在床上静静地死去那天，原本是乔光盛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

那天下午整个商城显得异乎寻常，先是一片死寂，天空飘过一层玫瑰色的祥光，后来天色骤然变暗，犹如沉没到一个无底的黑洞里，再后来，许多人都嗅到一股苦杏仁和麝香的混合味儿……

那时候雪儿瞥见糊着麻纸的窗户破了个洞，那个破洞散发着不可抗拒的

诱惑。在一片模糊的昏暗中她仿佛看见一个更模糊的黑衣人在那破洞里飘忽而去，接着听见街头隐约传来那个疯女人幸福的笑声。一阵佛鼓铜钹声淹没了疯女人的声音，外面的世界在越来越沉闷的气氛中显示出它的庄严与神秘。

雪儿知道是那个时刻了，就将那粒奇异的大药丸放入口内，慢慢品味着死亡之果独特的滋味儿。她在那一瞬间看见自己的心海平如明镜，无波无澜，犹如远古洪荒时的一片浩瀚无际的沙漠，呈现出永恒的宁静与安详。

仿佛看见了父亲樊天胜。父亲穿一件灰色马褂，穿越一个黄风蔽日的黄昏，在没有尽头的时光里蹒跚而行。她奇怪父亲的脊背会那么佝偻，像被一座大山压弯。她想追随父亲而去，忽觉身子轻悠悠飘起来，从窗棂下的那个破麻纸的窟窿里飞了出去。

一阵喜悦在全身弥漫——那是灵魂出窍后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欢悦。

她看见自己的身躯留在那幢灰砖古旧房子的紫檀木床上，像一片萎谢了的白色睡莲。

还看见一片茫茫苍苍的废墟，一只苍色如石的狼，伫立在乱石败瓦上，仰首长嚎，为她送行。

一尊金灿灿的大佛从无边无际的沙漠上缓缓升起，为她引导着极乐世界之路。突然，她看见了在大漠上苦苦跋涉的乔光盛。那一刻她感到深深的悲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那个踽踽独行的旅蒙商。

2.

乔光盛在那个时刻也嗅到了那股奇异的味道——苦杏仁和麝香混合味儿。

那天下午，本是乔光盛一生中的一个不可多得的辉煌时刻，他完全沉浸在一种亢奋的情绪中了。五年，整整五年，他投入了几乎全部的资本和心血，冒着破产的危险，为西藏的布达拉宫制造了一尊巨大的释迦牟尼铜佛。高达九米重十三吨的铜像是一块块一条条浇铸出来的，又经过精细的打磨加工，最后巧妙地组合在一起，竟达到了浑然一体、天衣无缝的程度。当那尊佛像最后在山

西会馆大院里组装完毕时，顿时满院生辉，宛如真佛降临。一时，多伦城里的人们奔走相告，纷至沓来，赶到山西会馆来瞻仰这尊铜佛。很多年后多伦城里的一些老人还经常提起那尊大佛，说那佛真是铸得好，金光灿灿，流光溢彩，栩栩如生——佛眼半开半闭，佛嘴似笑非笑，佛手轻拢，超然物外，从不同角度观看，竟得不同神态，或大慈大悲，或喜怒哀乐，或恬静温柔……观者莫不敛声屏气，默然肃立，敬畏之情溢于言表，忽觉这尘世真的没啥意思，不如皈依佛门，到那极乐世界去为好。

还有个令人怦然心动的传闻，说那佛胸前挂着的一串佛珠是用真金所铸，单是那串佛珠就价值连城！

恒聚昌商号的大掌柜乔光盛主持了隆重的大佛竣工庆典仪式。

乔光盛年正五十，面色红润，腰板硬朗，除了双鬓间有少许不易觉察的银丝之外，再无任何衰老的迹象。乔光盛老家在山西，三十年前独身来到塞外商城多伦闯天下，如今已混成名声赫赫的大旅蒙商。然而纵有万贯家产，却苦于后继无人——二十岁奉父命与发妻完婚，十年未见一儿半女。家中人都怀疑是乔光盛有毛病，但他为此而愤愤，坚信自己有很强的生育能力。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于烟花巷滴翠楼重金为雪儿赎了身，青庐合卺，轰动全城。

雪儿自然是多伦城里的名妓。老辈人都说多伦城是个出名妓的地方。后来吉鸿昌将军收复多伦时，曾流传过滴翠楼五姐妹投毒杀死十二名日本兵的动人故事，尽管那五姐妹都是妓女，但她们的英勇事迹却名垂青史。

雪儿当年在多伦城里之所以成为绝代伶优，不仅因为模样儿标致秀气，而且会吟诗、会填词，棋琴书画，无所不通，俨然大家闺秀。那年雪儿正年轻，年方二八，花样年华，她为何肯答应做年逾五旬老翁的小妾，是一个为许多人所不理解的谜。

在大佛铸成的数日前，乔光盛觉察出雪儿的异常——那些天雪儿呕吐厌食，狂热地想吃酸菜。这个发现使乔光盛欣喜若狂，断定雪儿怀孕了。到了大佛竣工的前一天，他请老中医为雪儿号脉，果然是身子有喜了。一个远行计划便形成了：他要亲自随驼队去运送铜佛，并将雪儿带上，还要带上这些年所有

的积蓄，交货之后，他就与雪儿一起回山西老家，荣归故里，衣锦还乡，让雪儿在老家生下他的儿子，以此证明他乔光盛不是个废人。以后，他就让雪儿不停地生育下去，十个，二十个，儿孙满堂，人丁兴旺，香火绵长。

五十岁的大旅蒙商乔光盛将今后的日子想象得十分美妙，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将要发生的意外变故。

山西会馆是个很宽敞的青砖大院，当那尊高达九米的大铜佛立起来时，顿时使院落显得狭小、房屋显得低矮。黑压压的人群围绕在铜佛周围，沉浸在庄严的宗教般肃穆的氛围中。

多伦城里的各个商号、乡绅、官吏……几乎都派了人来贺喜，都带了很重的贺礼。旅蒙商都知道这尊铜佛的成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乔光盛孤注一掷的冒险获得了成功，从今往后，恒聚昌不仅是多伦城里首屈一指的富裕商号，而且将跻身于北平、归绥、张家口、大库伦等商界，从此成为旅蒙商的霸主之一。

乔光盛当然更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的脸上始终挂着掩饰不住的得意之色。他春风满面地向所有来客作揖拱手，热情寒暄，心满意足地听着人们将一声声恭维之词灌入耳朵里，神态愈显得高贵不俗，俨然王孙贵族。然而乔光盛又是冷静的，他清楚此刻不知有多少双妒忌的眼睛往外喷火，暗中的算计也许正在某一张奉迎的笑脸后面酝酿着。他知道他的仇敌太多了，这些年为了买卖上的事他得罪了许多人。但是他并不十分在乎，他知道该怎样去对付那些明枪暗箭。

走过来的是小盛魁商号的掌柜山西同乡金麻子。金麻子虽然有一双老谋深算的眼睛，但乔光盛并不将他放在心上。在乔爷眼里，金麻子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无名之辈，小菜一碟！

“哦，金掌柜居然肯赏脸前来捧场，是敝号的一大幸运呀！”乔光盛的脸上挂满了真挚的谢意。

“哪里，乔爷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若不来开开眼，岂不等于在人世白活一回！哈哈哈……”金麻子奉承地笑道。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听说贵号最近和德王府做了一笔生意，大有赚头？”乔爷意味深长地笑道。

“和蒙古王爷做生意可不易，不亏本儿就算不错喽。”金麻子发着感慨，“再说敝号是小本经营，即使赚几个也微乎其微，比不得贵号财大气粗，不赚则已，一赚惊人！”

“我可是把老本都搭进去了，若是这笔买卖砸了，恒聚昌上上下下几百口子就得跟我一块儿去上吊哇！”

“不然，谁不知你乔爷胆大心细、经营有方，从未砸过一桩买卖。再说呢，这大铜佛眼见成了稀世之宝，甬说运到西藏，不出咱多伦城，就有人想出大价钱买走呢。”金麻子话中有话地说。

“甬和我兜圈子，我知道你说的是三井洋行。昨晚三井洋行的掌柜小泽太郎托人找过我，想凭着鬼子在东北的权势逼我把铜佛卖给东洋的昭和佛殿，哼，想得挺美，让我一口回绝了！甬说这铜佛是给人家西藏定做的，就是当地拍卖，我宁可低价卖给中国人，也不高价卖给那些东洋鬼子！”乔光盛愤愤地说。

“好，这叫有骨气！”金麻子一拍大腿朗声喝道，惹得人们的目光四射而来，“来，乔爷，为了这句有骨气的话，咱兄弟干他一碗！”金麻子早已端碗在手，豪爽地一饮而尽，又感慨道：“虽然你我在买卖上是敌手——同行是冤家嘛，但在对待三井洋行这点上都是一个态度。小鬼子，只要咱不尿他，他算球，操！乔爷有种儿，兄弟我服了！”

乔光盛被金麻子的慷慨激昂所感染，也举起酒碗说声干，唇碰碗边儿时，蓦地僵住了。

“咋的？”金麻子觉着不大对劲儿，疑惑地注视着他。

乔光盛并不答言，酒碗失手落地，摔成八八六十四片。他神情木然，呆立着不动。

一股浓浓的苦杏仁的香味儿使他失魂落魄，预感到不祥。

“咋的？”金麻子又问。

这时，乔爷的贴身保镖蔡二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在乔爷的耳边低低说了句什么。乔光盛说声不好，脸色顿变，推搡开人群，拔腿出了会馆院落，三步并两步，一口气跑过街路，奔向他的深宅大院。几个保镖不知出了什么事，也慌忙尾随其后。

那时候他听见满世界都有一个疯女人在狂笑。

忽地看见太阳正在一点点变黑。

他没记住是怎样奔进了青砖瓦舍的乔家大院，怎样闯进了雪儿的房间，却记住了那轮骤然变黑的落日。

可怕的预感终于被证实了。

那是一间极为素雅又洁净的“闺阁”，竹几绣墩一尘不染，帘帐纱幔悠然低垂，花瓶古玩井然有序，一束从草原上采撷来的淡蓝色的野花插在花瓶里，虽然花儿已蔫萎了，却依然将一缕暗香充盈室内。

气喘吁吁的乔光盛呆在了门口。

一缕残辉从窗棂上射进来，透过纱幔，投射在那张古色古香的紫檀木床上。雪儿身着白衣白裤白袜平躺在床上，一块白绢在乌发上扎了个蝴蝶结。雪儿面容平静，像是在酣睡，只是面容苍白，白到一种透明的程度。

雪儿——冰清玉洁！

乔光盛呆若木鸡，许久不敢碰雪儿的身子，后来艾三掌柜和蔡二等人也都拥进来，才使他从痴迷的状态中惊醒，急忙去试雪儿的鼻息和心跳。

没有一丝鼻息，也没有一丝心跳，雪儿已是一具没有体温的寒气袭人的冰雕，容颜却依然如生前那般美丽动人。

乔光盛在竹几上发现了一个装药丸的空盒子，他失神地抓起空药盒喃喃道：“你竟真的吃了，雪儿！我以为你只是说着玩儿，可你竟真的吃了……我不该，不该呀……雪儿，可你为啥要走这一步呢……”

屋子里静如古墓，雪儿紧闭芳唇，不能再回答他的任何问题。

乔光盛在雪儿的枕边找到了一本翻乱了页码的线装书——是汤显祖的《牡丹亭》。书里，夹着一页雪儿的绝笔：

冷雨幽窗不可听，
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如我，
岂独伤心是小青。

3

多伦淖尔是个蒙古地名，意思是七个湖泊，位于滦河上游，原本是蒙古草原上的一块好牧场。从清朝开始，多伦渐渐成为塞北草原的商业重镇——清庚午年秋，康熙帝北征得胜，于多伦召见蒙古草原上四十九家王爷贵族，举行盛宴，加封赐赏。因清廷惧怕蒙古铁骑入侵中原，闭关固守，断绝与蒙古高原的一切交往，所以，当康熙帝以他的宽容和仁慈而加封了所有的王爷贵族之后，这些贵族王爷便请求皇帝派商人到草原上来，沟通草原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商品贸易的民族会有发展，而蒙古的上层人物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宽厚的康熙帝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北京的鼎恒生、大利、聚长成等八大商号奉旨来多伦经商。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商户猛增，多伦竟成为十分繁华的商城，称为兴化镇。

据康熙三十五年所立的碑文载：“至今二十年矣，殿宇廊庑钟台鼓阁日完整，而居民鳞次栉比，屋庐望接，俨然大都会也。”可以想见，四方商贾云集多伦，各种能工巧匠随之而来，当铺、烟馆、妓院、赌馆总汇、屠宰场、粮米店……铺面沿街排开，热闹非凡；而各种人物：捐客、骗子、大盗、娼优、戏子、兵痞、乞丐等也应运而生，寄生在这个繁华商城。多伦成了北方的商业中心，有“口外小北京”之称，货物远销到大库伦、西藏、俄罗斯，甚至地中海沿岸。一条条驿道四通八达，驼队、骡队、马帮、勒勒车队每天都在驿道上奔忙，将蒙古高原的皮毛、肉食、奶酪、盐碱、草药、白蘑等土特产运往内地，又将内地的绸布、砖茶、铜银器皿、烟酒、马靴等商品运到蒙古草原。民国

时，中山先生曾计划以多伦为中心，向外修筑十大铁路干线，形成以多伦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网络。

在蒙汉两种文明的相互交流中，旅蒙商起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

乔光盛就是那些人数众多的旅蒙商中的一员。最初到蒙古高原经商要冒极大的风险，尽管他们手持皇帝签发的龙票，连王爷也对他们敬让三分，但是，草原上恶劣的自然气候——风暴、大雪、寒冷、迷路、干渴或遇见狼群——且不说，单那土匪打劫就不知使多少旅蒙商送了性命，暴尸荒野。

光绪十五年，乔光盛的祖父作为旅蒙商的代表，携带三千二百两银子进京请龙票，十天后由理藩院请得五十四张龙票，票面上记着商号、货物、金额、车数及保护旅蒙商的条文。正值那天龙颜大喜，还封了祖父一顶官帽，凭这顶官帽就可以在草原上任何一个地方经商，不仅畅通无阻，甚至有资格戴手铐脚镣去捕人再交王爷处治。这叫“奉旨经商”。

祖父自然欣喜若狂，日夜兼程地往回赶。然而，福兮祸所伏，行至元上都遗址处时，遇上一股土匪。土匪原以为他携金带银，却只搜出一张龙票，一怒之下杀了祖父，又将龙票撕碎而去。待另一支旅蒙商队赶到时，只见头尸两地，血溅官帽顶戴。

世代为商的乔家便有了个严厉的家规：不许任何乔氏家人到蒙古草地去经商。但是到了乔光盛这一辈，却按捺不住那欲望——那是一种男儿渴望冒险、用自身力量赢得身后功名的跃跃欲试的冲动。乔光盛在三十年前偷偷带了五十两银子从家里跑了出来，决心靠自己的双手建功立业，积累财富。到了多伦，乔光盛用仅剩十两的银子做股本，与一个姓樊的和另一个复姓西门的合股干了起来。三个同乡学“桃园三结义”歃血盟誓，苍天做证，大地为凭，拜了把兄弟——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心，共创大业。

最初，三个人背上货物，徒步到附近的草地上做买卖，货到牧民家得三分利，换回的畜产品带回多伦又得三分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餐露宿，酷暑严寒，吃尽千般苦，受了万样罪，经历了常人无法经历的诸多磨难，一个铜

子儿一个铜子儿积攒，一块银圆一块银圆苦挣，买卖渐渐有了起色。不久，他们一大群一大群往回赶牲畜群了，而再到草原上做买卖时，派出的已是长长的几串见头不见尾的勒勒车队了。买卖越做越大，气派也大了，从北京、天津、张家口进货，在大库伦、归绥等地设了分号，“聚兴长”渐渐成了多伦旅蒙商中的一个小有名气的商号。

民国五年，聚兴长的资金达到八十多万两白银。三人在生死患难中结成了胜如亲兄弟的友情。按照当年股份多少来排位，西门龙当了大掌柜，樊天胜当了二掌柜，乔光盛当了三掌柜。

十多年的呕心沥血，三人几乎是白手起家，终于创下这份大业，心中自然感慨万端，经常聚在一起，饮个亲密无间，一醉方休。那时，西门龙已有一子，而樊天胜则刚得一女，酒席间举杯为证，半真半假定下了娃娃亲。这样一来，倒把乔光盛看得眼热，也把妻子接到了多伦，他用了几年时间，做了最大的努力，并使用了民间许多偏方秘方技巧，到头来仍然一无所获，竟始终未能得到一个继承家产的后代。妻被他折腾得憔悴不堪，肚子比以前更加干瘪。妻自感羞愧无颜，在一个早晨悄然离去。妻走后托人捎来一句话：兴许不怪你，不妨换一个试试。

乔光盛那时还顾不得考虑纳妾的事情，每天不但忙着买卖上的事儿，而且正忙于在暗中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寻找时机。乔光盛的雄心很大，三掌柜的交椅远不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他盯着的是商号的第一把交椅，是整个“聚兴长”。

民国十五年时，他的时运来了——老掌柜西门龙卧病不起，而他所重用的几个亲信贪污了柜上几千两银子，并倚仗权势在商号里横行霸道，肆意挥霍，惹起了民愤，上到吃身股的掌柜，下到吃劳金的店员、徒工，甚至马夫、厨子都对西门家族专权极为不满。乔光盛抓住民心，又暗中联络樊二掌柜——那樊天胜正因西门龙将儿子送到北平读书却把当年酒桌上定下的娃娃亲当成戏言而心怀不满，一怒之下，便与乔光盛一同带领店员们奋起“鼓棚”。在商号，“鼓棚”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无异于揭竿造反，成则可，若不成，丢饭碗，

甚至丢命。

“鼓棚”的第三天，乔光盛率领店员伙计闯进大掌柜的屋子里。那时，西门龙的病情刚有起色，已能从床上爬起来在佛龕前烧香拜佛，乔光盛不由分说，上前将三炷香一把折断，怒喝道：“西门龙，这商号已经没你的股金了，你的亲戚早把股金抽光了。从今以后你不再是聚兴长的大掌柜了，大家推我为大掌柜，聚兴长的字号也改为恒聚昌了，听明白了吗？”

“你……”西门龙脸色发黑，口中吐血，“手足之情，竟也落井下石，天……天……”

从那天起，身带重病的西门龙被乔光盛赶出了商号，连他住的那套大宅院也被乔光盛强行占去。后来，人们经常能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子在街上游荡，疯疯癫癫，又哭又笑。一天，正在街上行走的乔光盛看见那个老西门十分安静地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两只手放在袒露的黑乎乎的肚皮上，双目微闭，像一个虔诚的教徒在祈祷。乔光盛萌动了恻隐之心，走过去往他怀中放了一块银圆。老西门微微睁开眼睛凝视着他，忽地露出一丝诡笑：

“你心里奇怪——这个老东西，还不死……是吧？嘿嘿，你咒我死，我偏不……我要留一口气，等我儿子回来……给我报仇……当心你的脑袋吧，姓乔的……”

乔光盛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他从老西门的瞳孔里看见了铭心刻骨的仇恨和一股永远不会消泯的杀机。一片森森阴影笼在心上，挥之不去。他慌忙地站起来走开了。

从那以后不久，西门龙暴毙街头。

4.

雪儿的自杀事件在多伦多城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也成了一个人猜不透的谜——雪儿沦落风尘，幸遇乔爷相救，终从良于全城首富的乔家，又有身孕在身，好日子刚刚开始，为什么要走绝路呢？

一向冷寂的乔家大院开始热闹起来，每天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乡绅商贾，三教九流，送挽联的，送纸牛纸马的，送香或纸钱的。大家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走来走去。许多人本闲着无事，到此来凑热闹，无非是想打探一些关于雪儿死亡的隐情。一时各种猜测纷纷扬扬，各种说法不胫而走，使雪儿的自杀事件更加神秘难解，扑朔迷离。

巨大的哀恸把乔光盛彻底打垮了，他守着雪儿的尸体呆坐了一个三星轮回，脸上无一丝表情，眼里无一丝光泽，仿佛灵魂出窍，只剩一具空躯壳。整个恒聚昌都慌了，上上下下莫不为大掌柜担心——天不可一刻无日，人不可一日无主，大掌柜是恒聚昌的主心骨、拿大砣的人，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那恒聚昌也就彻底垮啦。

艾三与蔡二来劝大掌柜。在这一昼夜之内，他们已经为雪儿的后事准备好了一切——考究的紫檀木棺材、杭州产的丝绸殓衣、彩纸扎的纸人纸马纸轿等。艾三掌柜是个极厚道的人，办事极认真周密，他在乔光盛身边站立片刻，才低声说：

“大掌柜要节哀！人死不能复生，还是想开些吧。无论如何，你也要挺住，要不，恒聚昌这上上下下几百口子该指望谁呀……大掌柜，那大铜佛已经打包装箱，驼队也准备齐了，就等你发话了——是先办丧事，还是先打发驼队走？”

乔光盛木然而坐，还是不说话。艾三掌柜掩饰不住内心的急躁，又说：“大铜佛必须得在下个月十五号之前运到山西，人家西藏方面的驼队已经在那儿等着啦。要是咱不能按时交货，那就失了恒聚昌字号的信誉……再说呢，眼下局势也不妙，那小鬼子占了热河，这多伦能不能保住还难说，如果战争爆发，想走怕也来不及了……”

乔光盛打了个冷战，陡然魂归七窍，眼珠儿有了些许光亮，终于从痴呆麻木中解脱出来。

“运送铜佛的事儿耽搁不得，驼队要尽快走！”乔光盛低声却很清晰地，说，“这多伦城里，算计我的人太多了！”

“那雪儿的丧事？”

“不办了！”

“咋？”艾三掌柜吃了一惊。

“我想带上她一块儿走，丧事回老家再办……”乔光盛思忖着说。

“不行啊，大掌柜。眼下虽说还没入伏，可这天气说热就热，驼队路上得走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那尸体还不……”艾三掌柜不愿意再说下去。

“我自有办法！”乔光盛平静地说，显然，这件事儿他已思虑了很久，“你听说过神汉吗？去请个会赶尸的神汉来，只要他能把雪儿的尸体带回老家，他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

乔光盛又仔细吩咐一番，艾三掌柜和蔡二便张罗着请神汉去了。当屋子里只剩下乔光盛一人时，他又俯下身去，默默注视着灵床上的雪儿，长长叹口气，低声恨恨道：“雪儿雪儿，你年纪轻轻，咋就扔下我去了呢？是我待你不好，还是嫌我年老？要不，就是咱俩只有一百天的缘分，如今是缘分已尽，你就狠心撇下我自个儿去了……你不该呀你不该……”

说毕，禁不住怆然涕下，抚胸大恸。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雪儿为何要轻生。他清楚地记得，昨天傍晚天刚擦黑时，雪儿从外面快快回来，脸色阴郁。他发现雪儿拿了两粒药丸，放在掌心痴痴地看。药丸有蛋黄大小，深褐色，弥散出一股奇异的香味儿，屋内顿然暗香浮动。他当时还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这药丸治什么病？雪儿答道：它能了却人世间的一切烦恼，把人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他听后只是一笑，以为那又是雪儿的戏言，谁知雪儿竟真的服了那药，结束了她那如花似玉的生命。

她是从哪儿弄回那两粒药丸的呢？也许是花了高价从江湖郎中那儿买来的吧？

乔光盛渐渐平静下来时，天色已昏昏欲暮。他俯下身去将一枚噙口钱轻轻放入雪儿的芳唇间，又往雪儿脸上蒙了一张盖脸纸。他细心做完了这一切，才轻手轻脚退了出去。

蔡二正在门外候他，见他从灵堂里走出，迎上来说：“大掌柜，三井洋行